

胡雪岩

高阳著



第十一章 成人之美

王有龄的船到杭州，仍旧泊在万安桥。来时风光，与去时又大不相同；去时上任，仪制未备，不过两号官船，数面旗牌，这一次回省，共有五只大号官船，隶役待应，旗帜鲜明。未到码头，仁和、钱塘两县已派了差役在岸上照应，驱散闲人，静等泊岸，坐上大轿，迳回公馆。

胡雪岩却不忙回家，一乘小轿直接来到阜康——他事先并无消息，所以这一到，刘庆生颇感意外。胡雪岩原是故意如此，教他猝不及防，才好看出刘庆生一手经理之下的阜康，是怎么个样子。

因此，他一面谈路上和湖州的情形，一面很自然地把视线扫来扫去，店堂里的情形，大致都看清楚了，伙计接待顾客，也还客气；兑换银钱的生意，也还不少，所以对刘庆生觉得满意。

“麟藩台的两万银子，已经还了五千——。”刘庆生把这些日子以来的业务情形，作了个简略的报告。然后请胡雪岩看帐。

“不必看了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帐上应该结存的现银有多少？”

“总帐在这里。”刘庆生翻看帐簿，说结存的现银，包括立刻可兑现的票子，一共七万五千多银子。

“三天以内要付出的有多少？”

“三万不到。”

“明天呢？”胡雪岩又问。

“明天没有要付的。”

“那好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提七万银子，只要用一天好了。”说

着拿笔写了一张提银七万两的条子，递了过去。

他这是一个试探，要看看刘庆生的帐目与结存是不是相符？如果教他拿库存出来看，显得对人不相信，所以玩了这么一记小小的花样。

等刘庆生毫不迟疑地开了保险箱，点齐七万两的客票送到他手里；他又说了：“今天用出去，明天就可以收回来。你放心，不会耽误后天的用途。说不定用不到七万，我是多备些。”

就这么片刻的功夫，他已经神不知、鬼不觉地把刘庆生的操守和才干，考察了一番。回家拜见了老母，正在跟妻子谈此行的成就；王有龄派人来请，说有要紧事商量，请他即刻到王家见面。

到得王家，已经晚上九点钟；王有龄正在书房里踱方步，一见胡雪岩就皱眉说：“搞了件意想不到的差使，要到新城去一趟。”

新城又称新登，是杭州府属的一县；在富阳与桐庐之间，那一条富春江以严子陵的钓台得名，风光明媚，是骚人墨客歌咏留连的胜区，但新城却是个小小的山城。湖州府署理知府，跑到那儿去干什么？“莫非奉委审案子？”胡雪岩问。

“案子倒是有案子，不是去审问。”王有龄答道，“新城有个和尚，聚众抗粮，黄抚台要我带兵去剿办。”

听得这话，胡雪岩大吃一惊，“这不是妥当的事。”他问，“雪公，你带过兵没有？”

“这倒不要紧，我从前随老太爷在云南任上，带亲兵抓过作乱的苗子。不过这情形是不同的，听说新城的民风强悍得很。”

凡是山城的百姓，总以强悍的居多；新城这地方，尤其与众不同，那里在五代钱武肃王的时候，出过一个名人，叫做罗隐，在两浙和江西、福建的民间，“罗隐秀才”的名气甚大，据说出语成戏，言必有中，而他本人亦多奇行异事。新城的民风，继承

了他那股傲岸倔强之气，所以很不容易对付。

“是啊！”胡雪岩答道：“这很麻烦。和尚聚众抗粮，可知是个不安份的人。如果带了兵去，说不定激成民变。雪公，你要慎重。”

“我所怕的正是这一点。再说，一带兵去，那情形——”王有龄大摇其头，“越发糟糕！”

这话胡雪岩懂。绿营兵丁，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真正是“兵不如匪”；一带队下去，地方老百姓先就遭殃。想到这一点，胡雪岩觉得事有可为。

“雪公！随便什么地方，总有明事理的人。照我看，兵以不动为妙；你不妨单枪匹马，到新城找着地方上有声望的绅士，把利害关系说明白。此事自然能够化解。”

“话是不错。”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，“为难的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还不够。上头的意思是，现在各地风声都很紧，怕刁民学样捣乱，非要严办祸首不可。”

“不管是严是宽，那是第二步的事！”

“对！”王有龄一下领悟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要眼前先把局势平服了下来，才能谈得到第二步。他想了想，站起身来说，“我要去拜个客，先作一番部署。”

“拜哪个？”

“魁参将。他原来驻防嘉兴，现在调到省城；黄抚台派他带兵跟我到新城，我跟他商量一下。”

“雪公，你预备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我把以安抚为先的宗旨告诉他，请他听我的招呼出队，不能胡来。”

“叫他不出队，怕办不到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绿营兵一听见这种差使，都当发财的机会到了。哪里肯听你的话？”

“那么照你说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总要许他点好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现在不是求他出队，是求他不出队。”

“万一安抚不下来，还是要靠他。”王有龄点点头，下了个转语：“不过，你的话确是‘一针见血’，我先许了他的好处，那就收发由心，都听我的指挥了。”

当夜王有龄去拜访了魁参将，答应为他在黄抚台那里请饷，将来事情平定以后，“保案”中一定把他列为首功。但希望他听自己的话——实在是要他听自己的指挥。魁参将见王有龄很知趣，很爽快地答应照办。

由于王有龄遭遇了这么一件意外的差使，把他原来的计划都打乱了，该办的事无法分身，只有胡雪岩帮他的忙。首先是藩司衙门的公事要紧，胡雪岩用他从阜康取来的客票，解入藩库；把湖州带来，由郁四调来的五万银票，连同多下的两万，一起还给了刘庆生。此外还有许多王有龄个人的应酬，何处该送礼，何处该送钱；胡雪岩找着刘庆生帮忙，两个人整整奔走了一天，算是都办妥了。

“这就该忙我自己的事了。”胡雪岩把经手的事项，一一向王有龄交代过后，这样对他说：“我赤手空拳做出来的市面，现在都该要有个着落。命脉都在这几船丝上面，一点大意不得。”

王有龄哑然。他此刻到新城，也等于赤手空拳，至少要有个心腹在身边，遇到疑难危急的时候，也有个人可以商量。但胡雪岩既已做了这样的表示，而且也知道这一次的丝生意，对他的关系极大，所以原想留他帮忙的话，这时候就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。

他的失望无奈的神色，胡雪岩自然看得出来。心里在想：这真叫爱莫能助！第一，实在抽不出空；第二，新城地方不熟；第三，带兵出队，动刀动枪的事，也真有点“吓势势”，还是不必多事为妙。

因为如此，他就不去打听这件事了。管自己跟张胖子和刘庆生去碰头，把他到上海这个把月中，需要料理或者联络的事，都作了妥贴的安排。三天功夫过去，丝船到了杭州；陈世龙陪着老张到阜康来报到。

问起路上的情形，陈世龙说一路都很顺利；不过听到许多消息，各地聚众抗粮的纠纷，层出不穷，谣言极盛，都非好兆。因此，他劝胡雪岩当夜就下船，第二天一早动身，早早赶到松江地界，有尤五“保镖”就可以放心了。

“世龙兄这话很实在。胡先生早到早好。今天晚上我做个小东，给胡先生送行。”刘庆生又面邀老张和陈世龙说：“也是替你们两位送行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你就再多请一位‘堂客’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刘庆生知道胡雪岩指的是阿珠，“今天夜里的月亮还很好，我请大家到西湖上去逛逛。”

“一天到晚坐船也坐厌了。”胡雪岩笑道，“还是去逛城隍山的好。”

“就是城隍山！主从客便。”刘庆生问老张：“令媛在船上？”

“是的，我去接她。”

“何必你自己去？”胡雪岩说，“叫世龙走一趟，先接她到这里来再说。”

听得这话，陈世龙连声答应着，站起来就走。等了有个把时辰，两乘小轿，抬到门前，阿珠走下轿来，只见她破例穿条绸裙子，但盈尺莲船，露在裙幅外面，走起路来，裙幅摆动得很厉害；别人还不曾摇头，她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这条断命的裙子，我真正穿不惯！”

“那你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找罪来受？”胡雪岩这样笑着问。

“喏！都是他。”

他是指陈世龙。阿珠一面说，一面拿手指着；眼风自然而然地瞟了过去。话中虽带着埋怨，脸色和声音却并无责怪之意；倒是陈世龙怎么说，她就该怎么听似地。

这微妙的神情，老张看不出来，刘庆生更是如蒙在鼓里，甚至连阿珠自己都没有觉察有什么异样，但胡雪岩心里明白，向陈世龙笑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我们商量商量，到哪里去吃饭？”刘庆生还把阿珠当做胡雪岩的心上人，特地征询她的意见：“‘皇饭儿’好不好？”

最好的一家本地馆子，就在城隍山脚下，吃完逛山，正好顺路，自然一致同意。于是刘庆生作东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，上城隍山去品茗纳凉。

这夜月明如画，游客甚多；树下纳凉，胡雪岩跟老张和刘庆生在谈近来的市面。阿珠和陈世龙小声闲话；杭州的一切，他不如她熟，所以尽是她话，指点着山下的万家灯火，为他介绍杭州的风物。

到得二更将近，老张打个呵欠说：“回去吧！明天一早就要动身。”

阿珠有些恋恋不舍，但终于还是站了起来。陈世龙却是一言不发，抢先下山；胡雪岩心里奇怪，不知道他去干什么？这个疑问直到下山才打破，原来他是雇轿子去了。

“只得两顶轿子。”陈世龙说：“胡先生坐一顶。”

还有一顶呢？不用说，当然是阿珠坐。胡雪岩心想，自己是沾了她的光；其实可以不必，我家甚近，不妨安步当车。阿珠父女回船的路相当远，不如让他们坐了去。

“我要托世龙帮我收拾行李，我们先走；轿子你们坐了去。”胡雪岩又对刘庆生拱拱手说：“你也请回去吧！”

“好的。明天一早我来送行。”

于是五个人分做三路。胡雪岩把陈世龙带到家——胡家今非

昔比了；胡太太很能干，在丈夫到湖州去的一个月中，收拾得门庭焕然，还用了一个老妈子，一个打杂的男工，这时还都在等候“老爷”回家。

“行李都收拾好了。”打杂的男工阿福，向“老爷”交代：“约了两个挑夫在那里，行李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发下船，还是明天一早挑了去。”

胡雪岩觉得阿福很会办事，十分满意；但他还未接口，陈世龙就先说了：“今天晚上下船！回头我带了挑夫去，也省得你走一趟。”

这样说停当，阿福立刻去找挑夫；趁这片刻闲空，胡雪岩问道：“一路上，阿珠怎么样？”

这话让陈世龙很难回答，虽已取得默契，却不便自道如何向阿珠献殷勤？想了想答道：“我都照胡先生的话做。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你就照这样子做好了。不过生意上也要当心。”这是警告他，不要陷溺在阿珠的巧笑娇语之中。

这言外之意，陈世龙当然懂，到底年纪还轻，脸有些红了；但此刻不能装糊涂——事实上他也一直在找这样一个可以表示忠心的机会，所以用极诚恳坦率的声音答道：“胡先生，你尽管请放心；江湖上我虽少跑，江湖义气总晓得，胡先生这样子待我，我拆烂污对不起胡先生，将来在外面还要混不要混？”

“对！”胡雪岩颇为嘉许，“我能看到这一点，就见得你脑子清楚。我劝你在生意上巴结，不光是为我，是为你自己。你最多拆我两次烂污，第一次我原谅你，第二次对不起，要请你卷铺盖了——如果烂污拆得太过，连我都收不了场，那时候该杀该剐，也是你去。不过你要晓得，也有人连一次烂污都不准人拆的，只要有这么一次，你就吃不开了。”

他这番话，等于定了个规约，让陈世龙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他对待手下的态度。不过陈世龙，决没有半点因为可容许拆一次烂

污而有恃无恐的心思；相反地，这时候暗暗下了决心，在生意上非要规规矩矩地做个样子来给胡雪岩看不可。

“胡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就走了。”他又问：“明天一早，要不要来接？”

“不必、不必！我自己会去的。”

等陈世龙一走，胡雪岩也就睡了。临别前夕，夫妇俩自然有许多话要说。谈到半夜，人是倦了，却不能安心入梦，心绪零乱，一直在想王有龄，担心他到新城，生命有没有危险，公事会不会顺利？

“怎么这时候才来？太阳都好高了！”阿珠一见胡雪岩上船，就这样埋怨地问。

“一夜没有睡着。”胡雪岩答道：“我在担心王大老爷。”

“王大老爷怎么样？”

“这时候没有工夫谈。开了船再说。”

解缆开船，也得要会功夫；胡雪岩一个人坐在船舱里喝茶，懒得开口，自从与王有龄重逢以来，他的情绪从没有像这样恶劣过。

“到底啥事情？”阿珠问道：“这样子愁眉不展，害得大家都不开心。”

听这话胡雪岩感到歉然，心情便越发沉重，“瞎！”他突然站起身来，“我今天不走了！王大老爷的公事有麻烦，我走了对不起朋友。阿珠，你叫他们停船。”

等船一停，老张和陈世龙不约而同的搭了跳板，都来到胡雪岩舱里，查问原因。

这时候他的心情轻松了，把王有龄奉令赴新城办案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表示非跟他在一起不可。

“我事情一办好，就赶了上来，行李也不必卸了。”

“如果事情没有办完，赶不到呢？”陈世龙针对这个疑问作了

建议：“我们在松江等你；有尤五照应，船上的货色决不会少。”

胡雪岩觉得这办法十分妥贴，欣然同意；随即单身上岸，雇了乘小轿，直接来到王家。

王有龄家高朋满座，个个都穿着官服，看样子都是“州县班子”——自然是“听鼓辕门”的候补知县。胡雪岩自己虽也是捐班的“大老爷”，但从未穿过补褂、戴过大帽，与这班官儿们见面，先得一个个请教了，才好定称呼，麻烦甚大，所以踏入院子，不进大厅、由廊下绕到厅房一间小客厅去休息等候。

等听差的捧了茶来，他悄悄问道：“你家老爷在谈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新城的事！听说那和尚厉害得很，把新城的县官都杀掉了。为此，我们太太愁得觉都睡不着。”

胡雪岩大吃一惊！这一来，事情越闹越大，必不能善罢甘休，王有龄真是“湿手捏了燥干面”，怕一时料理不清楚了。

于是他侧耳静听着，不久就弄清楚了，那些候补州县，奉了抚台的委札，到王有龄这里来听候差委；此刻他正召集他们在会议，商量处理的办法。

你一言，他一言，聚讼纷纭了半天，只听有个人说道：“现在是抗粮事小，戕官事大，首要各犯，朝廷决不会放松。我看，第一步，要派兵分守要隘；第二步，才谈得到是剿、是抚，还是剿抚兼施？”

胡雪岩暗暗点头，只有这个人说话还有条理；外面的王有龄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，只听他说：“高明之至，我还要请教鹤翁，你看是剿呢？还是抚呢？”

“先抚后剿。”那个被称做“鹤翁”的人，答得极其干脆。

“先抚后剿，先抚后剿，这四个字的宗旨，确切不移。”王有龄很快地说：“我索性再请教鹤翁，能就抚自然不必出队进剿，所以能抚还是要抚。应该如何着手？想来必有高见。”

“倒是有点看法，说出来请王大人指教——。”

胡雪岩正听到要紧地方，谁知听差奉命来请，说是王太太吩咐，请他到里面去坐。彼此的关系，已超过“通家之好”的程度，内眷不避，胡雪岩便到内厅去见了王太太。

“你看，好端端在湖州，上省一趟，就派了这么件差使！”王太太愁眉苦脸地说，“省城里谣言很多，都说新城这件事，跟‘长毛’是有勾结的。那地方又在山里，雪轩一去，万一陷在里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那时候怎么办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胡雪岩为了安慰她，只好硬起头皮拍胸脯，“有我在！我来想办法，包你平安。”

“是啊！”王太太有惊喜之色，“雪轩常说，什么事都靠你。你们像兄弟一样，你总要帮帮你哥哥的忙。”

“那还用说。你先请放宽了心，等他回头开完了会，我们再来商量。”

于是胡雪岩便大谈王有龄在湖州的情形，公事如何顺利，地方如何爱戴？尽是些好听的话，让王太太好忘掉新城的案子。

谈到日中要开饭了，王太太派人到外面去催请；把王有龄催了进来，他一见胡雪岩便问：“你怎么没有走？”

“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我在船上提心吊胆，雪公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？”

王有龄不知那是什么滋味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感觉跟胡雪岩做朋友，实在够味得很！“雪岩，”他的眼睛有些润湿了，“这才是生死患难之交！说实话，一见你的面，精神就是一振。事情是很棘手，不过你来了，我倒也不怎么怕了。”

王太太听他们这一番对答，对胡雪岩的看法越发不同；而且她跟她丈夫一样，愁怀一放，这几天以来，第一次出现了从容的神色。

“有话慢慢谈，先吃饭！”她对王有龄说，“一直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。今天可以舒舒服服吃餐饭了，你们弟兄俩先喝酒，

我做个‘红糟鸡’替你们下饭。”

王有龄欣然赞许，对胡雪岩夸耀他太太的手艺：“你尝尝内人的手段！跟外面福州馆子里的菜，大不相同。”

于是都变得好整以暇了，王有龄擎着酒杯为胡雪岩细述新城一案的来龙去脉，以及眼前的处理办法——果然如胡雪岩所想像的，那些奉派听候王有龄差委的候补州县中，管用的只有那个“鹤翁”。

“此人名叫嵇鹤龄，真正是个人才！”王有龄说，“足智多谋，能言善道，如果他肯帮我的忙，虽不能高枕无忧，事情已成功了一半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问，“他的忙如何帮法？”

“去安抚！”王有龄说，“新城在省的绅士，我已经碰过头了，那几位异口同声表示，有个得力的人到新城就地办事，事半功倍。本来也是，遇到这种情形，一定是‘不入虎穴、焉得虎子’！无奈能干的，胆小不敢去；胆大敢去的，又多是庸材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除非我自己去，我不能去就得找嵇鹤龄这样的人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嵇鹤龄不肯去的原因何在？也是胆小？”

“哪里？”王有龄说，一此人有谋有勇，没有把那班扰民，放在眼里。他只是不肯去——。”

不肯去的原因是他觉得不合算。王有龄谈嵇鹤龄的为人，吃亏在恃才傲物，所以虽有才干，历任大僚都不肯或者不敢用他；在浙江候补了七八年，派不上几回差使，因而牢骚极多。

“他跟人家表示：‘三年派不上一趟差，有了差使，好的轮不着，要送命的让我去。我为何这么傻？老实说，都为王某某还是个肯办事，脑筋清楚的，我才说几句。不然我连开口都懒得开口。’”王有龄说：“今天这一会，其实毫无影响，我一直在动脑筋的是，设法说动嵇鹤龄。谁知劳而无功！”

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！雪公，你的条件开得不够吧？”

“根本谈不上！嵇鹤龄穷得你们杭州人说的‘嗒嗒滴’；但就是不肯哭穷，不谈钱，你拿他有什么办法？”王有龄停了一下又说体谅的话，“想想也难怪，八月半就要到了，要付的帐还没有着落，转眼秋风一起，冬天的衣服还在长生库里。听说他最近悼亡，留下一大堆孩子要照应。心境既不好，又分不开身，也实在难怪他不肯帮忙。”

“那就只有我去了。”胡雪岩说。

“你我一样的。”王有龄说：“我不能去，当然也不能让你去。”

“既如此，雪公，你要我做点什么？”胡雪岩已有所领悟，特意这样问一句。

“你看，雪岩，怎么想个办法，能让嵇鹤龄欣然应请，到新城去走一趟？”

胡雪岩不即作答，慢慢喝着酒盘算。这个征兆不好；在王有龄的印象中，任何难题，一跟他提出来，就会有办法；没有办法也有答复，一两句话，直抉症结的的根源，商量下去，总能解决。像这样不开口，看起来真是把他难倒了。

难是有点难，却还不致于把胡雪岩难倒。他现在所想的还不是事而是人——嵇鹤龄这样的人，胡雪岩最倾倒，有本事也还有骨气。王有龄所说的“恃才傲物”四个字，里面有好多学问，傲是傲他所看不起的人；如果明明比他高明不肯承认，眼睛长在额角上，目空一切，这样的人不是“傲”是“狂”，不但不值得佩服，而且要替他担心，因为狂下去就要疯了。

嵇鹤龄心里是邱壑分明的，只听他说王有龄“还肯办事，脑筋清楚，”他才肯有所建言，就知道他的为人。这样的人，只要摸着他的脾气，很容易对付；话不投机，他睬都不睬你。

“可惜事情太急，没有时间了；不然，我跟他个把月交下来，

一定可以教他听我的话。”

“是啊！我是不容你下水磨功夫。难就难这日子上头。”

“他有没有什么好朋友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王有龄说，“也是个候补知县，会画画，好酒量，此人最佩服嵇鹤龄，但虽无话不谈，却做不得他的主。我就是托他去疏通的。”

“喔，‘无话不谈’？”胡雪岩很注意地问。

“是的。此人姓裘，裘、酒谐音，所以外号叫‘酒糊涂’，其实不糊涂。我介绍他跟你见见面？”

“不忙！”

胡雪岩说了这一句，却又不开口了；尽自挟着王太太精心烹调的红糟鸡，大块往嘴里送。还要腾出功夫来向她讨教做法，越发不来理会王有龄。

吃完饭、洗过脸，胡雪岩叼着根象牙“剔牙杖”，手里捏一把紫砂小茶壶，走来走去踱方步；踱了半天，站住脚说：“要他‘欣然’，只怕办不到！”

等了好久的王有龄，听得这一说，赶紧接口：“不管了！嵇鹤龄欣然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反正只要肯去，就一定会尽心。公事完了，我替他磕个头道谢都无所谓。”

“好，我来办！雪公，把你的袍褂借我一套。”

“什么借？”王有龄转身喊道：“太太，你挑一身袍褂；还有，全副的七品服色，挑齐了叫高升送到雪岩那里去。”

“对了，顺便托高升跟我家说一声，我上海暂时去不了。”

王太太答应着，自去料理。王有龄便问：“你忽然想起要套公服，作何用处？”

“我要唱出戏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闲话不必提，你发个帖子，晚上请‘酒糊涂’来喝酒，我有事要问他。”

王有龄依言照办，立刻发了帖子；同时预备酒筵，因为宾主

一共只有三个人，菜备得不多，却特地觅了一罐十五年陈的“竹叶青”，打算让“酒糊涂”喝个痛快。

到晚上，客人欣然应约，胡雪岩跟他请教了“台甫”，略略寒暄，随即入席。姓裘的名叫丰言，名如其人，十分健谈，谈的自然还是嵇鹤龄。

这一顿酒吃完，已经二更过后。王有龄厚犒裘丰言的跟班、轿夫；并且派高升把有了六七分酒意的客人送了回去。然后跟胡雪岩商量如何说服嵇鹤龄？

“雪公，”也有了酒意的胡雪岩笑道，“山人自有道理，你就不必问了。明天我得先部署、部署，后天一早去拜嵇鹤龄，必有好音。我这部戏得有个好配角，请你关照高升到舍间来，我用他做配角儿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王有龄也笑道，“我等着看你这出戏”。

第三天一早，胡雪岩穿起绣着官服图案的袍褂，戴上水晶顶子的大帽，坐上轿子；由高升“执帖”，迳自来拜嵇鹤龄。

他住的是租来的房子——式微的巨族，房屋破旧，但格局甚大，里面住着六、七户人家；屋主连门房都租了出去，黯旧的粉墙上写着“陈记苏广成衣”六个大字。高升便上去问讯：“陈老板，请问嵇老爷可是住在这里？”

“嵇老爷还纪老爷？”姓陈的裁缝问，嵇跟纪念不清楚，听来是一个音。

“嵇鹤龄老爷。”

“我不晓得他们的名字。可是喜欢骂人的那位嵇老爷？”

“这我就不晓得了。”高升把一手所持的清香素烛拿给他看，“刚刚死了太太的那位嵇老爷。”

“不错，就是喜欢骂人的那个。他住在三厅东面那个院子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！”高升向胡雪岩使个眼色；接着取根带来的纸煤，在裁缝案板上烫斗里点燃了，往里就走。

胡雪岩穿官服，是破题儿第一遭，踱不来方楞折角的四方步；加以高升走得又快，他不能不紧紧跟着，所以顾不得官派，捞起下摆，大踏步赶了上去。

穿过大厅，沿着夹弄，走到三厅，东面一座院落，门上钉着麻，一看不错，高升便开始唱戏了，拉长了调子喊一声：“胡老爷拜！”

一路高唱，一路往里闯，到了灵堂里，吹旺纸煤，先点蜡烛后燃香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，把嵇家弄得莫名其妙，有个跟班模样的老者问道：“老哥，贵上是哪一位？”

“敏上姓胡，特来拜嵇老爷！拜托你递一递帖子。”说着，高升从拜匣里取出一张“教愚弟胡光墉拜”的名帖递了过去。

他们在里头在打交道，胡雪岩只在院子门口等，过了一会，听见嵇家的跟班在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敝上说，跟胡老爷素昧平生，不敢请见，连帖子亦不敢领。”

这拒人于千里以外的态度，是胡雪岩早就料到了的。他的步骤是，如果投帖而获嵇鹤龄延见，自然最好，否则就还有一步棋。

此刻便是走这步棋的时候了，他不慌不忙地往里走去，直入灵堂，一言不发，从高升手里接过已点燃的线香，在灵前肃穆地往上一举，然后亲自去上香。

等嵇家的跟班会过意来，连忙喊道：“真不敢当、真不敢当！”

胡雪岩不理他，管自己恭恭敬敬地跪在垫上行礼；嵇家的跟班慌了手脚，顺手拉过一个在看热闹的、胖胖的小姑娘，把她的头一掀，硬捺着跪下。

“快磕头回礼！”

这时把嵇家上下都惊动了，等胡雪岩站起身来，只见五、六个孩子，有男有女，小到三、四岁，大到十四、五岁，都围在四

周，用好奇的眼光，注视着这位从未见过的客人。

“大官！”嵇家的跟班，招呼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，“来给胡老爷磕头道谢。”

就在这时候嵇鹤龄出现了，“是哪位？”他一面掀开门帘，一面问。

“这位想来就是嵇大哥了！”胡雪岩兜头一揖。

嵇鹤龄还了礼，冷冷地问道：“我与足下素昧平生，何劳吊唁？”

“草草不恭！我是奉王太守的委托，专程来行个礼。”胡雪岩张开两臂，看看自己身上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不瞒嵇大哥说，从捐了官以来，这套袍褂还是第一次穿。只因为初次拜访，不敢不具公服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不知足下光降，有何见教？”

话是很客气，却不肯肃客入座，意思是立谈数语便要送客出门。不过他虽崖岸自高，他那跟班却很懂礼数，端了盖碗茶来，说一声：“请坐，用茶！”这下嵇鹤龄不能不尽主人的道理了。

等一坐下来，胡雪岩便是一顿恭维，兼道王有龄是如何仰慕。他的口才本就来得，这时又是刻意敷衍；俗语道得好：“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”，就怕拍得肉麻；因而几句恰到好处的恭维，胡雪岩就把嵇鹤龄的傲气减消了一半。

“嵇大哥，还有点东西，王太守托我面交；完全是一点点敬意。”说着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来一个信封，隔着茶几递了过去。

嵇鹤龄不肯接，“内中何物呢？”他问。

“不是银票。”胡雪岩爽爽快快的把他心中的疑惑揭破；接下来又加了一句：“几张无用的废纸。”

这句话引起了嵇鹤龄的好奇心，撕开封套一看，里面一叠借据，有向钱庄借的，有裘丰言经手为他代借的，上面或者盖着“注销”的戳子，或者写着“作废”二字。不是“废纸”是什么